

王荆公年譜考略五

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二十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二十二 自元豐四年至元豐五年元豐六年

元豐四年辛酉年六十一

公居鍾山

元豐行示德逢○四山脩脩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輪亭臯。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風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

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挂梁栝。鱖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見踢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歌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考略曰。元豐行云。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卽錄於四年可矣。集中又有七言絕句歌元豐五首。曰第一秋第二秋。其爲五年分紀不可知。則此後元豐一首。不必問其年可也。公自熙寧九年歸金陵。至元豐天下太平。時和年豐。熙寧新法行之如故。而天時人事可知矣。人臣謝政歸里。歌詠君德。乃分之宜。况紀實耶。乃李氏於後元豐行注云。或謂公欲以徹神宗之聽。冀復相此繆論也。考略曰。此書於魏鶴山語錄。南渡講學人。於荆公無之而不毀。雁湖旣知其爲繆。而猶以或曰諱之。雖諱之而猶必錄之。則予亦焉得而不錄也。

七月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十月史館修撰曾鞏乞收采名臣高士
事迹遺文詔從之曾鞏史館申請劄子節錄○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
曾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或有貢獻封章
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
所修國史須合收採載述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使得見於國史各
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考略曰子固專典史事必使嘉言善行詳爲采訪此固分所宜然而其用意
亦良厚矣然宋之史尤大不滿人意者則惟南渡後最甚前此景祐慶歷間
朋黨之勢已成然在朝多正人君子故雖范呂交惡而歐陽公誌文正墓必
紀其實其子淳父擅自增損歐公猶力言之以爲不足取信萬世及乎元祐
以降士人好爲私書蘇子瞻作溫國行狀其冗至九千四百餘言之多中間

排擊荆公。幾屬三之一。不知古有此文體否。而亦豈果爲子瞻之筆哉。故趙彥衛有言。近日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予謂不合特其一類也。至如采私書入正史。則正史皆私書矣。若安石本傳。其尤也。故因此聊一發之。

元豐五年壬戌年六十二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遊。○招提詩壁漫黃埃。忽忽籠紗雨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考略曰。公生於辛酉。去年甲子一周。故用謝安石白雞事。庚申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前山後處處梅。未卽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李注

和叔裕陵時再入翰林爲學士。時守江寧。當

元豐五年六年七年也。○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日玉堂揮

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垞。

考略曰公庚申有木末詩。末木北山雲再再。草根南澗水冷冷。第三第四句。即此詩首二句。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落。會合尙悽其。况乃夢乖闊。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石。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唯季優遊。歲晚相携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畹蘭佇歸憩。遠屋正華滋。

考略曰和甫名安禮。次六。純甫名安上。次七。最幼。五年和甫爲尙書右丞。六年爲尙書左丞。故曰冀叔善事國。純甫晚以管勾江寧府集禧觀家居。故曰幸惟季優遊。

示元度

營居半山園作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

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扶疎三百株。蔕棟最高茂。不求鵝鷄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斲以遶簷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與之游。餒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畧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考略曰。蔡卞字元度。興化軍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公以次女妻之。

次吳氏女子韻

吳氏詩云

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

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步。○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惟有

妙蓮花。

寄吳氏女子○夢想平生在一邱。墓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吳氏女子○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常歸寧。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櫓綆。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孌有典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既嫁所願懷。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湯熨幸小停。邱園祿一品。吏卒給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輜駟。山泉臯壤間。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菱荷美花實。瀾漫爭溝涇。諸孫旨來游。誰謂川無舲。姑示汝我詩。知嘉此林垌。未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靈。

考略曰。公自熙寧九年歸鍾山。此詩云乃今始七齡。應在五年六年也。中父

繼在廷。謂和甫現爲尚書左右丞也。季父數往來。謂純甫也。汝何思而憂。謂和淚看黃花詩也。擬寒山詩亦作於是時。因之授汝季。則蔡氏女子也。

寄蔡氏女子二首○建業東郭。望城西垞。千嶂承宇。百泉遶壑。青遙遙兮纒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薦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携幼。其二○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嘆。

考略曰。李注引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過之。日與公遊。公以近製示坡。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而晁无咎續楚詞。乃獨取

公歷山思歸賦書山石詞。獨遺此不錄。何也。予謂公詩文每至極佳處。卽絕人躋攀。如巫山高。亦可方駕太白。此天才之不可及也。彼規規於摹倣者。豈足以語此哉。

附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至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

附魏泰詩話曰。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應憐我。

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知。一作春去秋來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考略曰。春去春來爲是。若云春去秋來。與上句不合。

四月翰林學士王安禮爲尙書右丞。

元豐六年癸亥年六十三

四月御邇英閣。蔡卞進講周禮。

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

八月王安禮爲尙書左丞。

答曾子固書○某啟。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

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老子○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

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詆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

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考略曰。王介甫曾子固定交甚早。相知亦最深。二家往來詩文。見於集中者多矣。子固上歐陽公書云。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其人爲古今不常有。是時介甫年二十四也。介甫贈子固詩曰。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又曰。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二人者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惟子固詩過介甫歸偶成一首。似確爲新法而作。然於交情何害也。自造謗者曰。安石得志遂與之絕。於是有始合終睽之說。介甫有答子固書。自道其爲學甚詳。不知作於何年。嚮以其無可附也。而今且附之。因論佛經而並及老

子一篇亦以類相從也。史稱安石晚居金陵。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字說今不可見。然以此二文觀之。後之學佛與闢佛者。果能不沉沒利欲乎。讀老子者。有能推及於先王禮樂刑政。而知其所以成萬物者乎。故此二文者。尤爲介甫集中不刊之論也。

元豐六年附錄

考略曰公之謝政歸金陵也暮年詩雅麗精絕交遊多清尚之士見稱於山谷道人詳矣茲於累年散見已錄外其有無歲月可考擇其尤者數十首附於元豐六年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錄之是亦欲知其人之意也

與呂望之上東嶺○靖節愛吾廬猗玗樂吾耳適野無市諠吾今亦如此紛紛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嶺俯仰多言喜何以况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豈久汗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考略曰呂嘉問爲公助行市易者也熙寧十年冬知江寧府元豐元年秋改知潤州公詩必作於是時然喜其來悲其去至於再三未已又祭其母郡太文曰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其賢乎望之甚矣而史傳極

其醜詆。無非爲助行新法也。

移桃花示俞秀老○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薦綿花爛漫。美錦千兩敷亭臯。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舠。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髣髴秦人逃。攀條弄芳畏日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手。我衰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紺絕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君來酩酊相隨否。李注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荆公愛焉手寫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

即事二首○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其二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考略曰。此全類禪家機鋒語。而獨無其荒忽。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正可